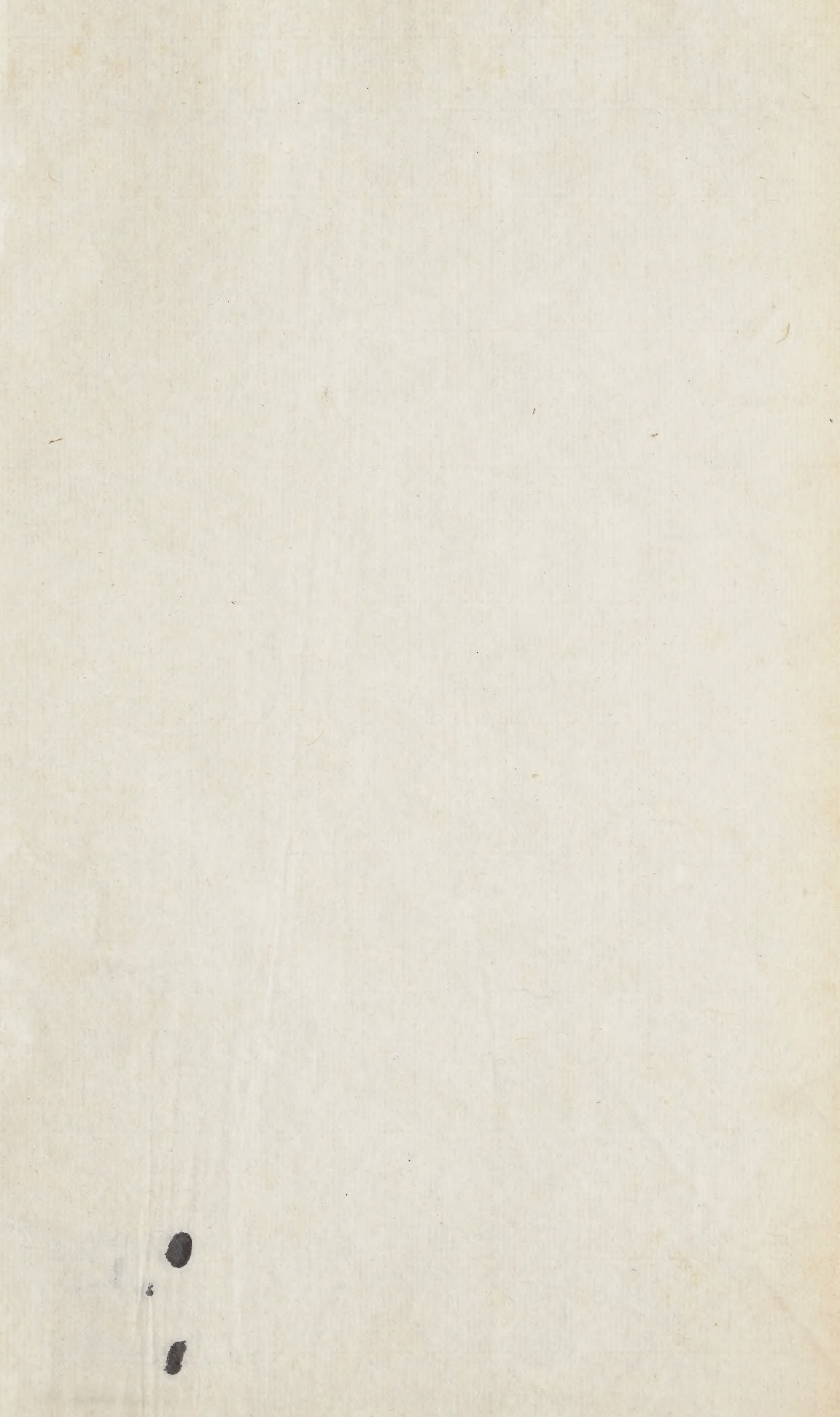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註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夫子言之也。前輩後輩。野人謂時人謂也。下同、之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截斷先進後進句。參以旁論。以醒下句之勢。則兩段上二句。宜屬夫子。非俱時人之言也。君子野人句。方是時言。註義甚明。宜深味之。

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

兩今反謂便見時論失實意旨。包含吾字。此上分個註句義

原立言之由。故時人之言如此。還所言之面。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斷所言之失。

此上總疏節意。以起下節。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用字着落緊頂上節。孔子既述時人之言。承上節以過吾字則字之氣。又自言其如此。包註本節之面。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推註本節之意。明張江陵翟文靠質字。鄭文潔元墨靠中字。靠質字於救時爲切。靠中字於道理爲圓。先民用註之法。即此可以隅反。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阨於陳蔡之間。先提陳蔡。弟子多從之者。次點從字多字則爲皆字取脈並爲下節伏案矣。此時皆不在門。次點皆不及門。以上註句義。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也。以上註節意。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何以知此節為門人所記。以書字知之也。夫子於門人皆呼名不稱字。記此十人包註十個姓名。而並目其所長德行等。分為四科四項所屬。並者言其具有所長。分者言其各相為類。此上註完句義。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此是推言餘意。○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舉此以例其餘。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文廟祀十哲從漢說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先提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愈疑則愈問。問多則言多。疑者因言而長其問。教者因問而長其言。是爲相長。顏子於聖人之言；；抑言字。默識心通。貼悅字。然曰默識則。悅而不問。曰心通、無所疑問；；倒結則。悅而不疑。已伏非助之脈矣。無所疑問、非助。故夫子云然。

合註兩句之面。其辭若有憾焉。貼本節語氣。其實乃深喜之。補出語意。兩句之一氣遞下。皆故作憾辭也。喜意只可畧一帶點。不可喜憾夾發。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逆提父母昆弟之言。人皆信之無異詞者；；倒合人不間。上包註完；；孝跟父母書面。以下推說書意。蓋其孝友友跟昆弟。之實有以積於中。故布

父母昆、弟之言。而著於外。故人不間其言。故夫子嘆而美之。纔歸首句。○夫子於弟所不稱字一說謂首句卽父母昆弟之言也。似免稱字之嫌。但於註不合。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白圭詩句也。非詩篇。篇卽下四句是。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先提白圭南容一日三復此言、次點三復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三復在心、不在口。此邦有道所以以謹言也。不廢邦無道所以、亦以謹言也。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與上論本是一事、而記有詳畧。故註於兩章互引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不但是此章圓義亦是子謂章桎脚

非泛論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

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

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

截括。先揚兩問，爲下文然字。誠則不敢

知兩問。皆切問也。一抑作勢。此截註格也。然非誠敬，欺。敬則無

敢。神、幽也。人、明也。明不能誠敬以事
慢。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人。幽何能誠敬以事神。是、爲失序。
。死其終也。生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其始也。不能
知生順於始。何能知死安於終。亦爲神、人、生、死、
無序。此上、註完句義。此下、統申章意。蓋幽明始終初
無二理。理皆一致。三句一開。此但學之事、爲其事之學也。知、辨其理之學也。有序。自明而幽。由始而終。
是之。子路之問。
謂序。不可躐等則躐等矣。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晝明夜幽。其理一。也。然必由晝而夜。盡事人
之道則盡事鬼之道。同此誠敬也。亦必先人而後鬼。死生人鬼一理也。而二氣也。二
氣也。而一理也。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內註已明
示之矣。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

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强之貌。有以剛字貫三項者蓋誾誾和悅而諍則和而剛也。侃侃剛直。行行剛强。其侍側也皆無柔媚之失。是則剛。足以任。道而過剛。則足以取禍。蓋惟誾誾爲適宜歟。

子樂者、樂得英才。剛字亦與英字義相近。而敎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承行行來。有不得其死之理。理字入微。過剛則氣浮而識淺。何能得死之理。若龍逢比干。則得死之理矣。豈避患偷生之謂哉。故因以戒之。上節、因侍側而爲諸賢樂。此節則因侍側而爲子路憂矣。

此上註完節義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此則証以事實。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本節宜從洪氏上有旧字之註或云上文樂字即日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平聲貨財曰府。府爲蓋改作之。伏下。○重整曰新。春秋書新延廐是也。創始曰作。春秋書作雉門兩觀是也。此則舊有其名。不爲作。不仍其制。亦不爲新。書曰爲。蓋改作也。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口王氏曰。改作。從改作。旁斷。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含如之何則不如仍舊貫之善意。倒找上句。○自文婉曲。王註亢提。盖旁解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倒、上。下句仍舊理也。或作非理也。折中惟
扣不妄發。可發必當理。言之皆當理矣。以上註完句義。

有德者能之。所謂有德必有言。此則推原其所以言也。○春秋

凡勞民動衆。雖小必書。而長府之爲。未見經傳。或

一以閔子之言而止也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指由聲指瑟之不和。合註由之瑟。與己指丘門不同也。是奚爲意。以上註完節義。此下則證其所以不和。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引此以證由之瑟。

蓋其氣質剛勇。氣質偏倚。而不足於中和。學養疏淺。故其發於聲者如此。此又申言由之所以有是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緊承上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包下二句。升堂入室雙扣。喻入道之次第因上節門字爲喻總提喻意。以下則言正義。言子路之學盡於見不子路之瑟。己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影升堂。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影未入室。此正義也。却影入喻意。慶曆文多以此見巧。不知朱註已先之矣。未可以一事之失鼓瑟但一事之失不可以槩生平之學。而遽忽之也緊上不敬。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是心。而好爲苟難是事。故常過中。中字是一章之骨。但此處明點則礙下文問語矣。註係旁說。勿入夫子語氣。子夏篤信謹守是心。而規模狹隘是事。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味問意皆左袒師一邊。味答意亦側注過一邊。蓋子貢類於師不類於商。其折師即抑賜也。經文有側重過字者以約文原有此問也。但與註不符。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揚中字爲猶字伏案。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截過字一揚。爲猶字作勢。但愚不肖字宜鍺之。然其失中。據案下判。則一也。正貼猶字。○內註已備尹註之意。故不詳註。○**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之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親親則宜富。有大功、報功則宜富。位冢宰、爵尊則宜富。其富宜矣。先逆提周公之富。季氏入季氏、以諸侯非王室。之卿非冢宰。而富過之。貼於字。非攘奪其君欺上、刻剝其民陵下、○何功之有。何以得此此上註季富之罪案。冉有爲季氏宰。入求、又爲之暗承富字。急賦稅賦以斂財貨稅以斂粟米。以益其富明哉富字。○此上註益富者之罪案。又宗側注冉求、接下節。方有氣勢。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絕之則並其罪亦不責之矣。註殺死上句。正爲下句留勢。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對吾衆聲其罪以責之也責其罪者言也。鳴鼓而攻、則人言辭以鼓聲。而其罪愈難掩矣

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富於周公是季氏之惡。附益求之黨惡也。聚斂則更害民矣。此上分註句義。此下則陳註句意也。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此是旁論推說入不得夫子口氣。○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知不足是愚字本位。而厚有餘方是子羔之愚。所引家語皆是愚而厚處。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厚於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厚於物。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見齒笑也。厚於親避難而

行。不徑不竇。厚於處變。此幾項皆其厚處。然皆有鄉不足處。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兼心力。心不能遠通。力不能速至。皆鈍也。上㐫註完魯字。此下皆贊其魯之足以任道。□程子曰。參也竟驚異之辭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誠實於心。篤厚於力。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反襯魯字。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正貼魯字。尹氏曰曾子之才也才質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魯只是箇鈍拙義。程子言魯則學能誠篤。尹氏言魯則學能深造。皆旁贊參也竟以魯得之意。非夫子語眞性偏之本位也。宜知。

師也辟辟如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性好修容。不皆由中達外。故少誠實。貌多貪競。習字謂總註唯字。

由也喭。 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兼言行亦可。粗則所行不傳。稱喭者、謂俗論也。細客俗則所言不雅馴。照此則单指言矣。兩說皆可用。○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謂氣質之性。此句、語之使知自勵也。已盡四節本位。此句、則推明言此之意也。○據此則宜從吳氏章首脫子曰二字之註。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註出道字。近字乃有指實。卓爾之立是也。屢空數至屢字空匱也。

空字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便是受命。故屢至於空匱也。上分註字義。此下合註語意。

言其近道、截開上：：三字。又能安貧也。串遞下二字。世有近道而不貧者。未有不安貧而能近道者也。註解上節。都與下節反對。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謂氣數之賦於人者。貨殖貨財生殖也。貨字死、殖字活、謂生殖其貨財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又逐對：：上節。然其才識之明、是億字來歷。亦能料事、億字本位。而多屢中也。上節從為學說到處遇、學總字而志、遇命不足、道也。下節從處遇說到才識、遇不能安而識能料事去、道尚遠矣。參差對照。意在象外。○外註行文所不便及也、故不詳註。

程子曰

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

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此句包盡下文。質美故自不為惡。未學故不能入室。而字則白文之亦字意也。一字不空設。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途轍迹也。循守踐也。善人雖不必踐舊迹不踐句之面。而自不為惡。不踐句之意。然亦不能入聖人室字着落。之室

也。外註即內註義。故不詳註。○一說善人是未學之質。道則人所共由之路。於善人而問其道。便是子張好爲苟難處。故夫子兩邊托出本像。無所謂道也。此亦可備一格。○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此二字是覩是字之氣。]其言論篤實而與之。[首句提出立案。]則未知其[繫承上句。]爲君子者乎。[成德之人。達有德之言。則爲君子。]爲色莊者乎。[篤論必無佻色色莊則襲取篤論矣。串說以字乎字。]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論也。下曰色莊、故連貌言之。此句則總註章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聞字着落。）固當勇為（反覷）、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義當稟命。）。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反傷稟命之義。）○行當稟命。此人人所共。故先提出。此下逆從由、子路有之兼人、求之退。以明進退之故。則融三層為一層矣。聞求之能行、惟恐有聞、（兼人之實。）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反照求之聞斯行。）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此由當退之故。無可惑也。）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退之實。）不患其不稟命也。（反照由之有父兄在。）

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此求當進之故。無可惑也。聖人一進之一退之。兼人、與退、上包註明。此處只正還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兼人之行則過中。退者之行不及中。退其過。進其不及。則皆中。此教由求之故也。然解問者之惑。則赤亦知所以善其行矣。此註只發明兼人當退。退者當進之故。而上兩層都包攝在內。所謂取神遺貌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去不字。便得敢字之理。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包攝敢字。內。味此一字。有至大至剛浩然塞天地之氣。胡氏曰。自文是半邊語。此下胡氏則發明子不在顏子敢死之義耳。所謂文章做對面法。先王之制。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養。事之如一。惟

其所在則致死焉。此是先王之公制。況顏淵之於孔子。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此貼孔顏之情義。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反說子不在。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反說敢死。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又進一層。推說敢字。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不僅一死。此皆敢字意蘊。夫子而在。此下正還書面。則回何為何字讀斷。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子不在，回敢死，義也。子在，何敢死，智也。敢死非傷勇。何敢死非避患。反正推說。只一敢字內。露出亞聖身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推原問字之意。故問之。倒結問字之面。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對上節多字。二子明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暗抑季然見其皆不足多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伏下君之欲有格致之功則見道分明有誠正之學則體道深至以此事君身之榮辱君之喜怒所不卹也。此句便見可字不易。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道之外別無事君之術不可之後。亦斷無苟祿之理。所謂以身殉道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凡有位有祿者皆臣之數也。以此見大臣獻可替否昭德塞違。非祿位之數所可例

也。若事君不以道。不可猶不止。而猶然居其位。食其祿。非具臣而何。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然字則字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凡書中用然則者。皆然字承上。則字起下也。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大臣之道本於自修。屬行。君臣之義得之講論。屬知。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註完節義。此下則推原語意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是不從內力量。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從二子仕季斷起。包攝通章。仕其家而不。

能正也。不能如大臣以道事君。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不能如大臣不可則止。可謂具臣矣。反大臣、卽帶出具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伏弑君父故自多其得人之問。找首節意其可使從已也。帶從之、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僅免弑逆仍是具臣、本相。○內註挨講外註攝斷。此卽行文奇正之格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家宰而擧之也。使字下落。費宰、邑宰也。使之爲宰非使之爲學也。此已是佞字之案。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伏學字。遽使承使字。遽字則、反映然後字。治民適以害之。倒找賊字。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民字貼首句。神字貼次句。治字事字則學字義也。故註以爲學句反逼何必之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反照上節然後意。可仕以行其學。此上正說由學而仕之是。若初未嘗學。而使之承使字、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賊、我、賊字。此上反說以仕爲學之非。但此兩意是旁論仕學之序。非正解惡佞也。子路之言佞言、非其本意意非以仕爲學。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此三句、方貼佞字。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佞字是本

章正位。止面然必學之已成。一正一反。皆朱子傍發其言之非。則而實非子路之意特其言之佞而已矣。講者貪說仕學之序。則不切佞字小像。亦不切惡字分寸矣。○范註則直以不學爲子路本意與內註未符。○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晳曾參父名點侍坐諸以齒序。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先提一日之長。然女勿以;;女合毋以我長而難言。○○○。註完節義。

以下補圓語意。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註居字、則言註則曰、人不知我。註不吾知句。如或有人知女、註如或句。則女將何以爲用也。註末句。爲用字、註出以字之實。與下三節正照。與第四節反照。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輕則氣浮。遽則氣躁。皆與禮讓相反。子路齒長。本宜先對。但不宜率爾。攝管束也。此是春秋氣習。非先王建邦制度。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謂相緣而增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穀者食之主。菜者食之輔。皆不熟則天災之變也。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勇以忠君。死其長矣。勇以敵愾。補此二句。乃使勇字無恃氣私鬬之獘。而此字亦圓滿矣。自千乘句、須一氣急讀至知方句。方見他率爾聲口。撥末句、乃有情致。○舊說以千乘二句、貼勢之難。加之二句、貼時之難。爲之句雙承兩項。亦分朗。哂微笑也。無聲有形。與率爾一躁一靜。一莊一遲。宜向關目上描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據此例、則上節亦宜有此問、而由上不待問而對。故夫子哂其率爾也。點爾何如、宜在由後。以方鼓瑟。故先問求赤。此、便見聖、人、氣象、禮讓、處。方六七十里、補出里字。是數目歸着處。且由以乘計。求以里計。已便有常變之殊也。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兩小字、俱照千乘、之國而遇殺之。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伏下節能字。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提破求赤其言之讓。己、為末四節伏案。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正承上節禮樂。嫌以君子自居。婉謝上節君子。故將言己志。括宗廟四句之意。而先為遜辭。括非曰二句之意。言未能而願學也。正詮非曰

二句、、、。：：伏末節時見曰會。衆頫曰同。舊謂之面。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諸、侯、字。宗廟是諸侯有事於覲。會同、是諸侯有事於尊。意亦分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之相贊君之▷、、禮者▷。

言小亦謙辭。宗廟會同、禮樂之地。端而章甫、禮樂之服。相、則禮樂之事也。通節。但宜。以禮。樂。作。線。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　舍上聲　撰士免反　莫冠並去聲　沂魚依反　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坐以齒則對亦宜以齒、▷以方▷鼓瑟▷、▷。本節關目便是後、、、關緣由。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直承首節。清出末後關一點之脈。白文有其意無

其迹。集註婉轉指出。而方鼓瑟句。言述旨違。狂士襟期。已寓於此。希間歇也。謂曲終罷鼓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即侍坐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浴手濯、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以宋事作証。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以地志作証、兩註皆以穩妥春浴字義。斟酌細密。風乘涼也。風字死、風乎、則乘涼也。從人不從天。此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謂此處嘗雩祭禱雨。非地名也。有壇高築除地爲壇。墠爲墠。樹木也。註舞雩拍合風乎之趣。詠歌也。此上、分註字義。便是韓柳記體、序體。此下、統疏節意。即是賈蘇策體。

論體。細心人、當自領取。曾點之學。學字、是統包說。蓋有以見夫見字、則判出。學字。分寸。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人欲四句。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即夫子老安少懷當然之志也。但夫子能爲其事。點則但見此理耳。此五句。是推說他平日心體。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

此。此二句、正証鼓瑟希四句之形狀。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
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莫春、沂水、童冠、游咏。不待人之知我。我亦不煩謀其所以。所謂
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四句、正証莫春者七句語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
上下同流、頂天地、各得其所、頂萬物、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總束上文。視
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事爲亦義理之見端。但須待諸異日。
點志、則天理之自然。不過取諸目前。氣象故不侔也。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上文已盡與之之意。故末
句只點與字之面。所謂先題議論法也。而門人記其本末。上截、記事。下截、記言。獨加詳焉。盡
亦有以識此矣。上文已盡節意。此三句、則並記書人意緒指出。集註、可云詳密無遺矣。此上四節、分說其言。所
謂序也。此下五節、串說其意。所謂議也。而此
節深許字。已、爲、下、三、節、盡、許、亦、許字伏、根。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蓋許字承前註深許。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三子皆志在爲國由非不能爲國也特其言不讓耳。點卻置其言不讓而疑哂其爲國故並求赤問

之。此兩節兩亦許字承上節蓋許。由之為國求赤之為邦正
是知我之賦兵農禮樂正是所以之具三子之答恰與問意相
符點之順時行樂却與知爾何以不相蒙而夫子與之此乃是
觸動夫子老安少懷意趣但恐行不掩言而徒流於曠達則反
不若識守邦國者之有實用矣玩末三節答點語氣雖脉承哂
字而實寓教以篤行之意宜深會之方見末五節非閑文也。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
之之詞○末五節隨問隨答不多置辯然註於與點節曰深許於
為國節曰蓋許於唯求唯赤二節均曰亦許則是四子
言志均可與也但三子各有所以而不負人知點則不待人知
而無在非以舊說謂與點所以進三子於廣大與三子所以實
狂士以事功擒一與字以栓通章此節集註四許字意也宜知
○程註意已具內許而不取意有得內註四許字恐後學滋疑

歟不詳誒。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

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是此章仁字所謂善之長也。克勝也。克字原是戰而獲勝之名用之己上精刻之甚。亦因難之甚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照下視聽言動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仁者天理也。禮者天理之節文。即仁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先提仁字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次提己字故為仁者[illegible]

為必有以勝私欲、貼克己、而復於禮、貼復禮、則事皆天理、仁是心之天理。克復、
仁在視聽言動上。有迹可據。故云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貼為仁、歸猶與也。
與者許也。不作歸附說、：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添出人字、是天下字着落處。
皆與其仁、許以仁也。極言其效之甚速、貼一日、而至大也、貼天下、又言為
仁由己、上句之面、而非他人所能預之意、下句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
也。此上已註完節意。朱子補註一日字圓義也。此下、乃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
無己可克。天理流行、禮不待復。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節下節視聽言
動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也。己節非禮也。非禮節非仁也。此四句先將己、禮、仁說
也。得闕切。下轉克復方有力。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己禮反說克復正轉。朱子

前註本此。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前註事字所本謂煞視聽等處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上下節己字皆指人欲說此引謝註更補出氣質一扇以圓己字之義但與上下註不甚關照行文只作推繳用可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禮也人欲己也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問仁多矣無請其目者此便是欲事其語也便是他明健處即是他敏處。非禮者總註四箇非禮。己之私也。即首節己字。勿者總註四箇勿字。禁禁於未萌。止止其初動。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是克字實據。而勝私復禮之

機也。機字爲明健義。私勝是克非禮之已。則動容周旋。包視聽言動。無不中禮。禮、則

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貼爲仁事如事事上事字活。下事字死。之健

事。謂上事字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也。明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也、

皆敏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非禮卽是己。四勿卽是克己。克去非禮則視聽言動皆復禮矣。

也、目雖有四、實只完得克己、復禮、四字。故註於中四句。只用總註、以還克復實義。○程子曰、顏子問克己

復禮之目。兩節綱目。一語領盡。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身之用也。視聽言動是此身應有之用。非便是私也。非禮處方始是私是己。由乎中

而應乎外。此句泛言自然之理。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此句、方說勿字克復之功。若克去

視聽言動、則是釋氏寂滅、而其身無用矣。若但窒其非禮、則又

踏原憲之不行、而仁則難知矣。程子此三句、說出中外相因之

機。蓋惟顏子之心。理欲判然於中。故四勿克去己私。則事皆循禮。而其中之天理。得所養矣。此所謂乾道。非顏子不能爲此。非程朱亦說不透此。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心之體。應物無迹。心之用。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正點視字。此謂由中應外也。蔽交於前。非禮之視。其中則遷。無以養其中。制之於外。貼勿視。以安其內。所以養其中。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心兮四句。是理。蔽交二句。是奬。制之二句是功。末二句則效也。格法秩然。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德之仁。先言心。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次言非禮之聽。卓彼先覺。知止有定。次言勿聽之義。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全點題面。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亦由中應外之義。先點言字。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此制外養中之義。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此將言之是禮非禮。言其所關之重。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此四句单說非禮之言。非法不道。即非禮勿言。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思者心之動也。志士勵行。守之於為。為者事之動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上四句說動有隱顯。此二句則合言皆宜克非禮以復禮。造次克念。此誠於思之動也。戰兢自持。此守於為之動也。習謂志士、與性謂哲人、成。謂及其成功。聖誠思之哲人。賢守為之志士。同歸。同為克復之仁人矣。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判、己、禮之介、在非至明。照四非字。健不能致其決。用克復之力在健。照四勿字。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見賓承祭、皆敬以持己、言持己之敬。◎恕以及物、不欲勿施、皆言及物之恕。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合斷上二句、歸結仁字。內在家、外在邦、無怨亦敬之至大。亦字蒙上章以其

◎敬言之使以自考也。考其敬恕。○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此是单承出門二句。推說敬、此則補說字圓義。乃無不敬之氣象也。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致敬之功不在使民、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承祭時。靜時。即儼若思、敬於靜時。愼獨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之敬。有諸中敬於方動時是也。但在出

門使民之前。而後見於外。方貼出門二句。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夫子言敬。是舉外包內。程子恐人单就出門使民說。故推明敬字圓義如此。內該敬恕雙說。此段单引程子言敬之語。蓋恕從敬出。言敬而恕可知矣。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克復攻私。如攻敵不留餘孽。有犁庭掃穴之勇。故為乾道。敬恕守理。如守土。不開一隙。有深溝高壘之計。故為坤道。學者宜細參之。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高而深者顏也。下而淺者冉也。此上分說兩章之異。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此上合推兩章之同。○答問仁多矣。獨此兩章外註詳載程子之語。而復合申之。意旨深長。最宜潛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向氏、宋之同宗。世爲司馬。遂以官爲氏。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此句、伏下二章之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補明訒言之由。爲難、亦於、此伏察。但行文說透此意。則得下問矣。

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此還言認之亟。蓋其德之一端也。首章仁之全德、此章、仁之一端。盡非禮、勿言之一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外註所云、切於學者之身、爲入德之要、是也。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括問意。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括答意。下再申解。盡◎心◎常◎存◎項前註。故事不苟。貼為難。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貼得無。非強聒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哀十四年，魋作亂，欲弑宋公，入於曹，民叛，魋奔衛，遂奔齊。牛常憂懼。先以牛之憂懼作引。以見聖人因人之教。○憂自內生，懼自外至；憂字久而難遣，懼字猝而易動。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亦先統括問答，下再申解。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不待可憂懼時。無愧於心。補足不疚字之由。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兩何字意。憂懼。詮完語面。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倒駁問意。○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反襯亡字紀其實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正貼亡字原其意也。

○將死字是亡字下落。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此四句已詮完句面。但當順受而已。此句申說句意。以起下文。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承上節。又當修其在己者入本節。故又言商因所聞而又言也。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不閒斷其敬則自無失。○敬以心言。接人以恭而有節文有節文則自有禮。○恭以容言。則天下之人貼四海之內。皆愛慕其德。敬仰其範。之愛敬字是補如字實義。如兄弟矣。如字、是救自交皆字、何患字率處此上、已註完節義。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承首節憂字。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卜氏此言。以之論友誼可也。兄弟主恩。無可恕置。朋友主義。有可取舍。斷無有好朋友而遂可忘歹兄弟者。集註補此三句。不但圓活。商語亦以示主恩之倫不同友誼。唐棣之詩。其明徵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意圓者卜氏解憂之意也。語滯者倫理有定之序也。此有關係。宜推詳之。雖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浸字義、）滋潤（潤字義、）漸漬而不驟也。（合証浸潤之意。）譖毀人之行也。（此一段先釋浸潤之譖。）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串解膚受字義。）如易所謂剝牀以膚（証膚字、）切近災者也。（証受字、）愬愬己之寃也。（此一段先釋膚受之愬。）毀人者漸漬而不驟。（扣譖字倒貫浸潤。）則聽者不覺其入。（貼浸潤意）而信之深矣。（此一段反說首句行字。）愬寃者急迫而切身。（扣愬字倒貫膚受。）則聽者不及致詳。（貼膚受意。）而發之暴矣。（此一段反說次句行字。）二者難察（◎再反觀、）而

注。方正落兩能察之不行句。則可見其心之明貼上段可謂明而不蔽於近矣。帶下段可謂遠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譖非浸潤與利害不切於身者愬非膚受不行焉。襯不行有不待明者能之也。一總反襯以逼四之字言明不及遠者以遠在明中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正貼上截四句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合兩段末二句爲一串與內註同意慶曆文遇白文語句同者皆先提出另做然後淸還語意皆此法也。遠則明之至也。此句是申說一貫之旨書曰視遠惟明。末引書言証所以一貫處。白文重衍雙說內外註打叠帶串。

此解經識力也。宜知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食足而武備修。兵足。白文上四字本對舉，註着而然後字串說，蓋爲末句有相因之序也。然後教化行。然後字承上四字之脉。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兩足字內有事爲在。民信則自然之效也。卻不是兵食足而民遂信，故註補教化行句以圓其理。末綴不離叛三字，則已函到死意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不饑餒則民皆有勇，不疑貳則衆志成城，故雖去兵而政之禦變者自有在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謂去食。必死急粘入死字，以圓下二句之氣，然字亦轉得有力矣。然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註皆有。無信則雖生以有食生也。而無以自立。在家子不子。在國臣不臣。彼此猜疑。雖有粟得而食乎。春秋凡書潰者。謂無信非謂無食也。不若死之曰死之者。以赴義死之。非束手饑而死也。○此句歸結上文。此二字。反對不立。更說得爲受死。宗之脉。爲安政者。浩氣塞於天地之間。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白文但反說無信之弊。集註更補說宜信之理。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爾不得已。是爲政者萬不願有之事。却是論政者皆不可或缺之理。但見不到。則不疑。疑不及。則不問也。故惟子貢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非聖人而答。則事求可。功求成。一切苟且偷生之計。春秋以來。脫不得已之難者多矣。然無信不立。究且個個不得其死。而舍生取義者。事成則致中興之業。不成亦全殁寧之隱。非聖人不能信及此。自不能答及此矣。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首節言。此處

常之政也。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本下兩節言此處變之政也。是以爲政者歸結政字。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單承上文次段單顯自文末節。此即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所惡有甚於死之意但信字內上下一心自有個經綸在故謂之政。又非僅一時憤激於義者比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子貢則衛人也。文勝之弊想所共見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包註發言之意不註字句言實則下文說字吾字之緣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上節言字乃君子之意。貼說字承先折註夫子之說君子也意輒說出之意然言

出於舌。貢說字、出舌字、亦倒合惜字、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註雖拆解其實白文是一氣話。君子之意過激之說。拆說於前。而連點於後。則省其神氣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鞟皮去毛者也。鞟譬質、毛譬文。言文質等耳。一等字、合註上兩猶字。不可相無。完結上兩句之意以蓄下一猶字之勢、若必盡去其文照首節何以文爲、而獨存其質照首節質而已矣。則君子有虎豹之毛者、小人有犬羊之毛者、無以辨矣。去毛則鞟相猶也。去文則君子小人亦相猶矣。此上已註完節義。下則總串章意也。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串斷首節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質本也、文末也。本則宜重。末則宜輕。白僉則無此差矣。〇串斷末節胥失之矣。合斷兩言之失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所謂君前臣名也。○按論語中有若之言凡四章。其三章皆稱有子。程子所謂是書成於有子之門人。師弟之禮也。此章則稱有若。君臣之義也。用經文之權衡審矣。而集註解書。一字不肯放過。即此可見。

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不惟不守十一之徹。亦並不循宣公之二。註明補此意。所以伏徹字之線。亦以啟二字之疑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均言收穫無多寡之殊。通言力作無勞逸之異。下再申註此二字之義。此便君民俱足之實據也。

周制一夫受田百畝。一家之民。而與同溝共井之人。八家之民。通力合作。解上通字。言八家治田齊力。計畝均收。解上均字。言九分得粟均平。大率民得其九。公取

其一。故謂之徹。此便是百姓與君俱足常法也。此上註周制立徹之義。魯自宣公稅畝。魯宣公十五年春秋書初稅畝、謂公田外、初稅八家之私田也、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預提二字於上倒抑徹字於下。所以省此節盍字乎字之氣。蓋有若非不諭二猶不足之時事也。但賦不可加。民則宜厚。惟徹則經久無弊耳。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節所謂什二也。上已註過不註之此節而預註之上節者、正見有若已諭二猶不足之故、如之何其不徹也。

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句而以示加賦之意。句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徹、則君不至獨貧。逼荐是也。民貧而加賦。頂行下　上、註、均與頂不行徹　則君不能

獨富。不徹則無民。無民、則賦於何加。味孰與足句、有
財聚民散而國危矣之意。註完句面。下再申說。有若深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仍是盡徹之旨。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〇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徹法是也。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
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正經界所謂徹也。穀祿與軍國之需所謂用也。故一徹
而百度舉矣。行徹則所以足用也。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
徹疑若迂矣。倒駁有力。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
也。正轉有勢。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
上下困矣。征無藝則下困。費無經則上困。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楊註
推說徹不徹之利害。勢盡理盡。
方見有子籌國慮遠。非迂論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德原於心。僞則失崇德之本。徙義則日新、德見於事。拘則窒崇德之機。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故德日積而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愛惡不是惑。故另提。然人之生死合扣生死字。有命、各稟有生之初。不關愛惡之哉。非可得而欲也。此先反說無可惑之理。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知兩項是惑。則惑已辨矣。故白文只結惑字。不及辨字。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引此立三項反案。）則非誠善（非忠信）補過（非徒義）不蔽於私者（易惑）故告之如此。（此則俱照子張立意另是一格）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即序中昭公二十三年，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是也。）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政以正人。正人必先自正。自正必自三綱始。君臣父子。三綱之大者。故以此正對之。此上通論政本。是時景公失政。不君。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不臣。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不父不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此則單切齊景。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括斷末節。不詮字句。以白文字句義已明也。其後証以景後禍。以見聖言之驗。果以繼嗣不定。不父不子。啟陳氏弒君篡國之禍。不君不臣。然不

定者父不父。故子不子。啓祇逆者君不君。故臣不臣也。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立君君而後臣臣。父父而後子子。亦自有道。

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求其所以然、便是內註能用處

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內註詳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倒貫。擧由字。◎忠信明決。推補片言本領。故言出言字而人信忠信故也。服之。明決故也。折字不待其辭之畢也。片言字、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註不宿之意。不留其諾也。註不宿之而言、卽諾

也

記者因夫子之言、承上節、而記此。入本節之位、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信服在言時、所以取信則在素養、所以字宜玩。○尹氏曰、小邾射。音亦、邾大夫名、以句音勾、繹邾之地名、奔魯叛邾歸魯、曰使季路要約言也。我吾無盟矣。此係左傳舊文、下是尹氏申解傳語以釋此章之意。千乘之國。指魯、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尹註只以信字貫通章、更易粘聯。一言而折獄者。首節、信在言前。補素養、人自信之故也。信字納入首節。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信字包下節、尹註只以信字作主。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提聽訟在上、治其末塞其流也。聽之於有訟之後故曰治末塞流。此二句

旁推聽訟之由。是順說

正其本清其源。化之於未有訟之先。故爲正本清源二句。先說使無訟之由。則無訟矣。此句方點無訟之面。是倒跌。而兩截俱用本末源流字。則一串相形以省聯說之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禮遜爲國。便是正本清源。而所以禮遜處。則大學格致誠正修以明明德是也。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卽上章折獄。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錄楊註。見兩章串說之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謂居其所行之政於心也。無倦則始終如一。串說居二之之心。行謂發於事。謂行其所居之政於事也。以忠則表裏如一。對說所行之事。○程子曰。子張少仁。察據無誠◎心誠則仁矣。愛民。政以愛民爲主。則必倦反上句。而不盡心。反下句。皆是不誠之

失。故告之以此。程註拈誠字以柱兩句。宜暢其理。勿徒襲其字也。陳氏云。不息之謂誠。倦則非不息之誠。不欺之謂誠。不忠則非不欺之誠矣。意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誘掖於美事之方萌。此迎其機而導之也。獎勸。獎勸於美事之已行。此作其氣以堅之也。以成其事也。成字是活字。此句東上四字。乃推註成之之實也。此上單註成字。此下合註君子小人所以異處。君子小人並提所存。推其素。既有厚君子存心厚。薄小人存心薄。之殊。日之心。天理之公也。人欲之私也。勿說到接人時。而其所好原其與人之情。又有善惡之異。君子好在善。則必惡不善。小人好在惡。則必惡善。故其用心成不成之心。不同如此。此句方貼白文本位。以上皆是推說所由。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反斷答語此是通論爲政之理。胡氏則單照魯事。○胡氏曰、魯自中葉。葉世也。政由大夫。此政字指政事言。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所謂帥以正而無敢不正也。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照下章欲字。與此章正字相反。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非己所有而貪欲之、即盜也。則雖賞民下之字指民。使之爲盜。補出賞民之意。勾入盜字。引起竊字。民亦知恥恥其非正也。此四字補註不竊之故。而不竊。盜字顯竊字隱盜字大竊

字小。○胡氏曰、季氏竊柄。盜國、康子奪嫡。盜家、民之爲盜、固其所也。上欲民亦欲。上盜、故民亦盜。盖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卽下句視其善則善意。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欲善者、志於善也。苟志於善、則事爲在其中矣。非但言萌動處。下四句、只是形容子爲政二句。故不詳譯。○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德字包質直三句。）乎於人（人字包家邦）而行無不得（反照聞字。）之謂。（此是照質）直節正解達字。不關子張問意。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此句推反問之由。）故反詰之。（此句貼反問之面。）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此句則合註反問之意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末節結此二句。正是言名譽所由著聞以破誤達之迷。）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質直節之實。僞色取節之由。之所以分。學者不
可不審也。此上先原聞達之異。故夫子既明辨之。此句貼本位是非之辨。下文又詳
言之。下節承非達。而詳言達之所以誠。
末節承是聞。而詳言聞之所以僞。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質直。質貼而字。直而串遞。所行合宜。義。好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亦添而字串遞。
卑以自牧。慮以下人。皆總束上文。自修於內。不求人知。反聞之事。然轉合末二字。
句。德修於己。而人家邦之人信之。所謂德孚於人。則所行自無窒礙矣。所謂行無

不得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仁本在內善顏色以取之於外則不實不直可知而行實背之則非義可知。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則不觀察以下人可知。此亦總束上文。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家邦必聞。而實德上節皆實德也。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務實者誠也。近名者偽也。程子名實之說即朱註誠偽之義。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程註單摘聞字病痛以見此章苦口辨駁之意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前四節及末節意故

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尹註、則単注達字。程註、駁聞之

失。尹註、闡達之實、集註並

採。欲學者參互以考之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

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挿入下節惡字。蓋惡之匿於心者。先註慝字。脩者

治而去之。攻字義、此註脩字。崇德辨惑、已見前章、故不註。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德己之理也。慝與惑、己之私也。崇之修之、辨之、則為己之意切矣。故善之。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事註先而不計其功。註後得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註崇德句專於治己註攻其惡而不責人。註無攻人之惡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註修慝句。惡見於外易見惡匿於心難知專治而不服責人則無匿惡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即范註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意。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范註謂懲忿所以辨惑是也。樊遲粗鄙近利饒氏以近利則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攻惡粗則不能忍小忿分貼三項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上有善哉一歎着此意則減色矣酌之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

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知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仁知性之德也同體而異用此章則專就用上說故曰施曰務以見其用之異耳。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人。頂愛欲其周而人、串知知有所擇先詮未達之意故疑二者之相悖爾疑節未達也。此句詮未達之面。○達與未達定一章之鍵。達則仁以行。知。知以成仁

而帝王之治。不外是矣。未有達則知効於仁。而舍知言仁。必至姑息以養奸。仁効於知。而離仁言知。或致苛察以寡恩。又何足以喻天下哉。必若子夏。乃可云達矣。然非遲不甘於未達。孰能知予言之富若此耶。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知字明顯。使枉者直則仁矣。仁字帶補。明顯知字。帶補仁字。而也字則字矣。字句法隱躍有味。但作文不宜明說仁字。於問得下文再問地。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翻轉上而反相為用矣。○函蓋末節。集註則仁矣。及此二句。乃是說盡通章圓義。行文則斷不可徑露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一括述語。伏言字、總。◎專為知者之事一意。何謂又未達仍承未達所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何謂又一意。此上。是樊遲兩疑。此下。是子夏兩解。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註本不止言知。照上註。此是解上節句。單爲知者之事之疑。

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皐陶已見。臣五人註論語中伊尹初見於此。故單釋之。日相。已包擧字。不仁者遠合註兩個不仁者遠句。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急應問語。此是解上節又未達使枉者直之疑。子夏蓋有以知即達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子曰擧直錯枉節註。正是兼言處。上已註完節義。此句則旁推全意也。○外註稱子

贊夫子答辭之弘深尹氏贊樊遲問意之詳密。行文不暇及也，故不詳註。○**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喩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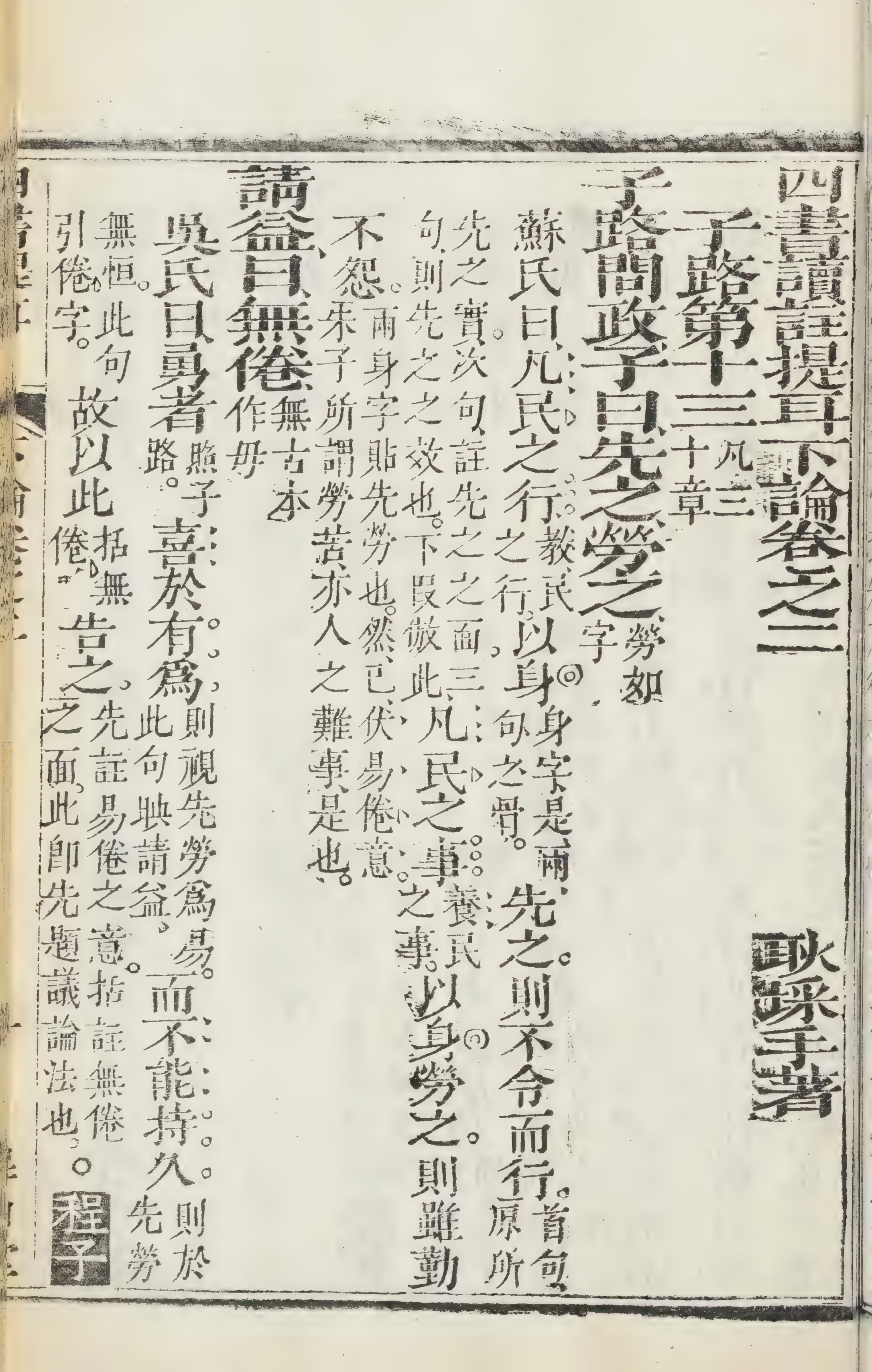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挈友字總貫。所以輔仁。仁字是上句之主。勸善規過皆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宜兩項互串。以圓而字。蓋心不忠則善道爲飾辭。說不善。則忠告爲憤激。互串則可字易順入。不字有轉勢矣。然以義合者也。義字是下截之骨。義有可否斷制。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項不止。引自辱。則自辱矣。自字有味。自昧則止之義。故辱不在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講所學之文。以會友則道益明。共相討論。故道益明。此致知之資也。取善以輔仁。不僅講說古人之文。而節取朋友所爲之善。皆仁之助也。則德日進。道載於文。既以文會之。德得於心。故又以友輔之。此力行之籍也。註雖對舉。理宜串說。陳氏所謂既資朋友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是也。○上章言友之資於我者。宜忠告善道之兼盡。此章言我之資於友者。宜致知力行之相資也。

提耳下論卷之一終



四書讀註提耳下論卷之二

耿埰手著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教民之行以身身字是補句之骨先之則不令而行首句原所先之實次句註先之之面三句則先之之效也下段倣此凡民之事養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兩身字貼先勞也然已伏易倦意朱子所謂勞苦亦人之難事是也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照子路喜於有爲則視先勞爲易此句暎請益而不能持久則於先勞無恒此句引倦字故以此括無倦告之先註易倦之意括註無倦之面此即先題議論法也

程子

曰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擧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頂宰字切宰政兼衆職。莒父宰武城宰費宰邑宰也。此則家宰也。故兼衆職然事節衆職所司兵刑錢穀等事。必先之於彼。此句正註先字之面。而後考其成功。此句補圓先字之意則己不勞而事畢擧矣。此句則能先之效也。過失誤也。無心之失誤非有心之惡。大者於事或有所害。反襯小字。不得不懲。反襯赦字。小者赦之。正還次句。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此能赦之效也。賢有德者。理得於己。才有能者。長適於用。擧而用之。先提賢才。剖合擧字。則有司照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照政字。益修矣。此二節亦能擧

之效也。○此節本屬三項然有與貼有司者。蓋照集註此二句而亦照兼衆職之宰。非治民之宰。非臆說也。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補註盡字一時字。爲下文所知所不知張本。故孔子告之以此包註句面下文程註則句意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親句即舉爾句之意不獨句即爾所二句之意。此係禮運語蓋以隱譬公字之義也。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公則大私則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之效。公心一心可以喪邦之驗。私心只在公私之間爾。間者相去不遠也。須先曉得賢才是何等人知賢才是何等心。用賢才是何等心。少有矜情曲見便是私而不公矣。程註引禮記語反正推說公私之極。此探本之論也。若但言以舉率人

御示鼓舞則正坐私而不公矣宜細
恭之。○范註經筵告君體故不詳註。○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
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
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時孔子年
六十七。明年子路從孔子反魯。當是十四年子路復之衛十五
年死於孔悝之難。採所謂讀熟序文。乃可考其時事。謂此類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蒯聵在而拒於外。而禰其祖。靈公歿而襲
其位是禰其
是不父其父也。
祖。名不附實此先
也。名實紊矣。臣蔽名不正。
故孔子以正名爲先。此句方謝式
皆句義。

曰正名雖爲衞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照爲政。皆當以此爲先。函末三節。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是時輒立十二年矣。正名則輒斷不宜君衞故曰迂。然不正名則孔子必不仕衞矣。文家有以衞不可仕而姑存其論立意誠爲有見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包註下二句。而率爾妄對也。倒綴野哉句。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照上註實字。名者名其實也。不當其實則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仍頂實字。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即名正之秩然不紊者物得其和之謂樂即言順之怡然不乖者。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也。事以迹言。和序則事之理、事不成矣。又安有和序。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燕爲政統包。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刑罰乃政事之重者。言也、事也、禮樂刑罰也、皆政也。言順、事成、興禮樂、中刑罰、則政舉而民安矣。然其原則必自正名始。此上歷推名不正之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盡全旨。一事苟、名不正。則其餘言事行皆包在內。皆苟矣。此節統說能正名之義。○上節於名不正下、言事禮樂刑罰遞說此節於名之下、專說言行而末句又單重言何也。蓋言以達名。而事行皆所以實言。故言不苟則名正。無所苟則其餘事。行禮樂刑罰皆不苟矣。文家有孝就字制通章者。亦有見也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事在魯定公十四年。此段立蒯無父之案。○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事在魯哀公二年。此段立出公輒無父之案。○此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承前案。而輒據國以拒父。承次案。皆無父之人也。一語判上兩案。其不可有國也明矣。不可有國。何論為政。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正入本位。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

錯而立之。此五句乃文定推言夫子正名之方。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收括通章。正名之效也。此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此下結轉子路。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事在魯哀公十五年。明年、孔子卒。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此子路死難時語。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前段、言名不正之害。中段言正名之方。三段、言正名之效。末段、倒結到子路、以見名不易正。則衛斷斷不可仕也。議論風發。而理如山立。後學熟玩此傳則斷制題思過半矣。衛名不正。胡氏意在據國拒父。然必依朱註。舍父禰祖。乃於名不正義切也。宜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必精於耕耘收獲之術。樹菜蔬曰圃。必熟於樹植壅灌之方。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非大人也。節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挈下註大人之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反照上註。總挈上截三字。好義則事合宜。故服。禮敬易辨、故不釋。情誠實也。信字前已註過。故專釋情字、敬服用情總挈下截四字。蓋各以其類而應也。仍分還各項相應處。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謂子字、於背者。貼負字。○此節註禮義信大人之事、是括解三段上截。敬服用情之應、是括解三段下截。而各字、類字、則圓滿則字意也。餘則白文已明、故但註字。○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截括兩問語志則陋矣。斷刱辭問語

而闕之可也。反含首節兩答。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通括下二節反喝。蓋於須之學，疑不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正解首節兩答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自蓋於至此，是解首節不直闢之故。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仍顧首節。則其失愈遠矣。此是出字之下，子曰之上，過文。故復言之。此句統包下二節。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仍繳歸首節兩不如上。歷來看書行文，皆趨重末節，而楊註則專重首節，蓋末節意已寓首節兩不如內。故楊註絕不實詁末節，而但從白文蹊徑中，仍還首節意味，淵深識力甚超。讀註者反以為平淡而忽之矣。心粗氣浮之過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

專獨也詩先須起詩字包兩項本人情該物理此二句是作詩之本人各有情詩本人情則天下無詩外之情物各有理詩該物理則天下無詩外之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皆以上二句驗之見之情正理得則風俗盛而政治得情偏理失則風俗衰而政治失已含達政其言包下三項溫厚則不淺露和平則不激切長於風諭則不隱晦已含專對故誦之者倒入誦字必達於政而能言也正說以影反面下引程子語則還書反面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卽從誦字起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達政專對是窮詩經致用處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弊坐誦字此學者之大患也前註只實發達政能言之理是反說程註則推言不達政不能言之故是正說反說所以盡其理正說則以還其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正二字。說盡三代以後治法。身正二字。說盡三代以前德化。而不知。民固從。身不從。令也。身正者。但期修身而民已從。是兩得之道也。令正者。民不從。而身亦不正。是兩失之道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周公、兄也。衛康叔之後。康叔、、弟也。本兄弟之國、、以兄弟之國襯起政字。而是時、、謂春秋時。衰君亂。臣子弱亂跋、政字、黙政、、亦相似。亦字、蒙本字來。相似則釋兄弟也之意。故孔子歎之。蘇氏據史記考之。是歲魯哀之十一年。衛出公之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學者能細讀序文。便見蘇氏此說之確矣。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余有此章題文具從公荊子字發議。亦是一見。衛大夫以公子而爲大夫。則居室盡美本易而苟字爲難矣。

苟、聊且粗略之意。聊且則無奢望。粗略則不過求。外誇、卑主此字說。合聚也。完備也。

言其循序、謂始有、少有、富有。而有節。謂苟合、苟完、苟美。不以欲速中上循序盡美中上

有。篋。累其心◎。居室者身而所以居之者心也。不以兩者累其心。則心不爲物役矣。故善。○楊氏曰。務爲

全美則累物。謂累於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專把苟字則

不以外物爲心。苟字之也。其欲易足故也。苟字之面。○內註始有少有富有是循序而不以欲速。累其心。苟合、苟完、苟美。是有節。而不以盡美。累其心。楊註則単重苟字。此偏蜂格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分序立案。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貼既庶。】而不富。【反無加。】則民生不遂。【無加之害。此上反襯。】故制田【百畝之恒產。富以食也。】里。【五畝以樹桑富以衣也。二者開富之源。】薄賦【賦薄則夫役不煩。】歛。【歛薄則征稅有制。二者節富之流。】以富之【然之字有力。】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貼既富。】而不教。【反無加。】則近於禽獸。【無加之害。此上亦反襯。】故必立學【國學也。】交。【鄉學也。此言】明禮【制度品】義【事物當然之制。】以教之。

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宜看布字掃除弊政布其大綱則規模以立布其小紀則條理以幾布字跟用字來。有成治功成也。有成只是成其可者新布紀綱則人易疑其創亦或畏其苦至於三年則安其大綱習於小紀而前此之所以爲治者其功成矣可字是自信我之所施有成是並信民

之所。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只指用字。故云然。三句包攝下應。

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單主此說。亦是一格。但須照序文清出年分事迹乃確。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伏言字。相繼而久也。世少百年之人。而此云然者。故以相繼言之。以實百年字義。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上句是民不爲惡。此句是民已遷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先提是言包攝上文。而夫子稱之。倒挽。誠哉。

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本章。若之意

夫聖人即王者，即下章則不待百年，即下章其化亦不止此。即下章首字尹註

是下章過文。程註是以漢之高惠文景

註相繼而久之意。文難入講，故不詳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有德受命位而興也。有疵。○三義一氣滚。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此方字得王者二字。浹字義深。朱子所謂天理融徹舉一世而言，周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是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成是治法明備，仁是天理浹洽，效有

淺深。故特有遲速。然皆去勝殘去殺遠矣。故皆非善人所能及也。此是三章連絡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身正章是通論治道。此章是專言大夫。宜點從政字發議。○從政便是要正人。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 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先提醒 闕目。朝季氏之私朝也。北面見君曰朝。故君之廷曰朝廷。季爲大夫。則私室是也。此書朝。以冉有視爲朝也。晏晚也。政國政。諸侯有國。故政及通國。事家事。大有家。故事徒其家。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治事是分 說其與聞、謂是共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

與聞之矣。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夫子其事之旨所謂名不可假人也。故夫子爲。爲猶係云、拌作也。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其事

句、若是國政、句、如有我嘗爲大夫、字、伏泱雖不見用。句、雖不猶當與聞

吾其句、註、完書面、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補是書意、語意與魏徵獻陵之

對思相似、其所以正名分之問。定君臣、抑季氏上僭而教冉有不得不可黨惡

之意深矣。三意皆在、若爲不知之言內、故曰深。是借此夫子之言、其意已寓爲不知內、故不詳註。變得之對、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證期字。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

照期字、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引人言作案。意重爲君句。故爲一言。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釋人言作斷。单承爲君難之一言。重在知字。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補說知字實義。以起下文。然則此言也。先提一言。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次合期興邦語氣。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補說不擇

一次句之意。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亦引入言作案。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上截爲臣句是客故與邦单承爲君難。下截如其善是客故喪邦单承如不善。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亦補足莫違病痛以起下文。未有不喪邦者也朱註與邦幾合白文語氣范註喪邦並斷白文意亡。所謂善如登惡如崩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单領爲君難補出知字實義。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单領不善。補出莫違景况。邦未必遽此與丙註與期字少異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並提兩一言於前而合煞興喪邦於後。此即截做格也。然此非識

◎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知難是心之敬。莫違是心之肆。然則決興喪於一言。亦惟決興喪於君心而已矣。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被字貼近。其澤政之澤也。此推說字之由。則說。此還說字之面。聞其風、聞字貼遠。其風政之風也。此推來字之由。則來。此還來字之面。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更推出次第。亦即政之次第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政亦有宜速者。病在欲字。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政不遺小。病在見字。欲見皆就狹隘者之心言。○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添行字直躬義方圓。有因而盜曰攘。有因而盜則非真盜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

聲

父子相隱。四字括兩句之面重念父子字。天理人情之至也。事有合天理而情難安。亦有慰人情而理難信者。惟父子相隱則天理人情。於斯爲至。此句發兩句之意。已攝起直字。故不求爲直。反襯末句。以隱翻直。而直在其中。正還末句。○謝氏曰順理爲直。提直字倒剔。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此段反形天理。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段正說人情。於父子間論直。夫子說向情理之中。故隱中已寓直道。葉公說向情理之外。故一證便無父子。證父是無父也。葉公乃取無父者而直之。其黨將相率而爲禽獸矣。夫子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非辨直也。存父子也。而天下後世乃皆可附夫子之黨而爲父子者。定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靜處未應事也故恭主容心存於容而恭謹應事未接人也故敬主事心存於事而敬慎恭見於外即敬之見於外也敬主乎中即恭之主乎中也恭敬皆謹慎意但有內外之分故互釋之不釋忠字以盡己之訓已見前篇也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上三句分說末二句合說分說則此心各專其一而無一之敢忽合說則此心常相流通而無地之敢懈如此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在是矣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爲是行不爲是恥志有所不爲則識力並到而有學有守矣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包說使於二句之意而字則串跟上句見有爲原於有不爲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有爲內包得廣單言使事者爲子貢能言故也蓋爲使之難爲使在素有有恥之德故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能言但一將命辨之長故不貴此仍從不辱上歸重有恥句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亦包註○孝弟是行己之大者何故言次其分寸限於宗族鄉黨之稱則只是恂謹親長之前而無泛應之材者也故爲其次點清界分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若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識器、量器、照識狹字、

也。照量。此其本末皆無足觀。包斷言必信三句、反說。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也。雖無行己之操、亦無孝弟之懿、而言行篤確。則有以自守矣。此句正轉。故聖人猶有取焉。貼抑亦句。

下此則市井之人過入下節、不復可為士矣。首節可謂士、二節可為士之次三節可為士之

又次下節則市井之人士不列乎此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從政大夫也。古者士為大夫。則從政者有有守。有為之士。有立

本之士。有自守之士。若今之從政者。有恥乎。孝弟乎。信果乎。賜

曰何如。蓋欲此輩中算士矣。其錯處在今字。非謂從政者不可

以言士也。噫心不平聲。無字有聲。而不平之心已達於聲矣。曰、郎下二句之言也。噫則將言而先發嘆聲耳。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警賜不宜於此中求士。非徒鄙薄今之從政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按此章之答。皆自問語生來。有明其圖元文、注意問語、有日而以此此槩天下、則無士矣、故子貢思其次也、如此說、則是子貢問的是了、何爲每下宜警之耶、甲午河南墨、注意答語、一味照篤實板說、抹去問意、則又似夫子自排三等士品、全不關問意矣、今看朱子末註、及程子總註、乃見子貢意在求望卓異之士。而夫子所言、皆篤實自得之儒。非子貢意也。故其問每下。而並算及今之從政者。末節、故以嘆辭警之。文人用註而乃背註。如彼後學。宜潛玩註理。勿以吾言爲狂、而不信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

行道也。道當行之路。故行即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此上先分註三項字。此下方總疏章意。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先提得中行而與。然既不可得。次合不得之氣而徒得謹厚之人。假中行。即鄉愿。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此二句是狂狷過文。故不若則必也。得此連得字、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狂者進取之志。節狷者不為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不及則激厲之。過則裁抑之。狂狷皆然。以進於道顧中行。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補圓必也之意。○

孟子

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以有恆交之。醫所以寄死生以有恆寄之。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先註南一言之理。孔子稱其言上三句而善之。末二字此則通註一節之意。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爻辭。一卦六爻合六畫言為卦就各畫言為爻。此則恆卦第三爻之辭曰九三者此爻[illegible]而陽也易中陽爻[illegible]承進也。不曰取羞而曰進進者不[illegible]首無[illegible]之數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善夫是贊辭首冠以子曰而南言子言已別。不占是申解、不加子曰則易言子言無分矣。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先說占、是開。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次說不占、是合。意亦略通、畧通者、終有所不通也、易曰、常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占字乃是筮得恆卦、又必九三爻動、乃可用耳、彼無恆之人。安得所筮者必恆卦、而所動者必九三爻乎。是固難通矣、曰畧通者、蓋不以筮占。而以心。占。則無時無恆卦三爻之動。自不敢以無恆取羞。今竟無恆。則是不以心。占。玩此爻而已矣。活說占字則畧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然有是非之理。亦有等殺之分。故不同。同者、有阿比之意、然貪財利

則相奪同勢位則相傾故不和。○尹氏曰君子尚義義有分辨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必爭奪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截括子貢此下將兩未可裝入末二兩開一開然句一圖於此可悟制題之法。其間亦各以類類字是未二句之眼自為好惡也此句總括下以未故二句互解類字。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以惡翻好惡者不惡則非真與惡不類也。則必其有苟合之行。亦仍未可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以好翻惡善者不好則非真與善類也則必其無可好之實亦仍未可也。○末二句不如字是承兩未可合傳何字。據注互說反面則不但字注意自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材器註器字隨而使之則註之字也。君子之心。心字是兩路之根。公。故難說。而貼白文而字及其字。恕。故易事。小人之心私。故易說。而刻。故難事。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公恕私刻四字已說盡兩人難易之義此二句又總斷以理欲相反則根株盡抉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循理是推說泰之根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逞欲是推說驕之由

故反是。此章是從容體氣象上辨君子小人之異。亦只是理欲異之耳。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剛毅解已見前。故不釋。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天所賦之理也。質載仁之軀也。理雖同而氣質異。四者雖亦二五之偏。而不駁雜天理。故近仁。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程註質字是四者分寸。楊註分四爲二。則近字實義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意之誠。偲偲。詳勉也。語之詳。怡怡。和悅也。色之和。

皆子路所不足。勇者粗而厲。故不足此。故告之。上一句總說之意。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以切偲混施之兄弟也。朋友有善柔之損。以怡怡混施之朋友也。此是反復。故又別而言之。此是正包末二句分說之意。又恐三句只是過文。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教民者教之。此二字包下二句。以孝弟忠信之行。孝弟民之倫。倫不易明。忠信民之心。心不易固。教之七年。則人倫明而民心固。務農講武之法。農上因天時。下隨地宜。中盡人工。教之七年。則食足。武旗鼓所以一其耳目。坐作所以齊其步伐。甲冑所以自衛。弓矢戈矛所以攻人。教之七年。則兵強。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承上教之來。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教之實義已見上章註內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曰必有則非蔽人能敗之亡之也已自敗亡之耳。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不能有爲不能獨善是補明徒穀之實一氣直下。則皆以爲恥也總結之氣也。此上註完書面此下則推說其意。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放過無道食穀

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側重有道句。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上註一氣總下是也、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則不僅狷者之不爲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克好勝伐則自矜此私之行於人已者怨者情有所拂欲則情有所戀此私之行於跡藏者。胡雲峯謂克伐怨皆統於欲亦是一格。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病根在此而能制之難字之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須制。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義在無字。此言無私之仁。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義在制字。此言制私之難。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此下則言去私以求仁。上焉者無私。次則去私。皆仁之可知者。制私則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義在克字。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無私是仁之本象。去私是求仁實功。從兩邊夾出制私之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克己以去私不行以制私則

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懷思念也。已釋上論矣。便安是居。其居有限。意所便安之居。其居無窮。隨其意中之居而懷之則明道立德難矣。何以爲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朱註字義。尹氏曰尹註章意君子之持身。行以持身。此二字補明宜危。不可變也。合註有道無道之危行。至於言則有時時。無道而不敢盡之故。單講無道時之孫。此句補明宜孫之由。以上。以包有道時之危。以避禍也。註完本意。此下是言外意。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行文有力。只在有識而識則原於審題。此章若依書分拱。有何氣勢。今尹

詳將持身總說行皆宜危之故。將避禍點出言。不盡危之由。
而有道無道。皆包在一時字內。以截制題。則力重千鈞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有德英華發外。有言積中發外之則必布之實也。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字。只是有言。或字而已。則合不必布之氣。仁者心無私累。仁。能見義必爲。能勇以無私之心。爲所見德仁該得言勇言之義亦必有之實也。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勇信不得德仁。見人宜務。本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卽南容也。名适又名縚容其字也居南宮遂以南宮爲氏孟孫之族也以羿奡比有權力便見他同族三家難以顯言處羿。有窮之君。註羿字善射。註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註善射致死之由。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註羿不得其死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註奡字力能陸地行舟。註盪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註奡不得其死而曰篡曰殺曰誅則序事中已寓討伐矣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合註禹稷躬稼禹受舜禪而有天下。註禹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註稷有天下此上註首四句字義此下註适問意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魯三

家之屬。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不答爲難顯言也時文以天道難憑。互翻上案誤甚。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品誼之趨而有尚德之心矣。心術之正。不可以不與。此從不答句急滚出君子尚德之意。下文方點出眉目。故俟其出點還出字而贊美之。君子字尚德字上文已旁提矣。故末句只以贊美字括之。序首四句是絕妙傳體。疏問意贊意是卓絕議論。集註可容易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反襯然正轉毫忽之間。心不在焉。仁心之德也。無事不有。無時不然。心偶不存。則非全體不息矣。此是拚則有不仁之故。則未免爲不仁也。小人志已不在仁。則身心內外。私欲蔽錮。何者能仁[illegible]。下句申上句反面。故不復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不爲愛之。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豈曰忠焉。此上反說以觀能勿之氣。愛而知勞之。知字在能勿字內。則其爲愛也深矣。總歸愛之非禽犢之愛。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總歸忠焉非婦寺之忠。書味全在愛之忠焉讀斷。則能勿字乎字自出。註所以上反愛忠。下繳愛忠。以含能勿神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總註四人之爵。便見同位易以生嫌。亦見同寅可以相濟。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稾也。自文草字在上。創字在下。註倒釋之。以圓其義。世叔游吉也。春

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謂推尋考究其所創之草。論講議也。謂尋究其草矣。復於其草明辨之也。行人掌使之官。卽將命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飾字益上乎草之外。損之。脩字損乎草之中。緣討論而爲之也。東里地名子產名僑。上論註過故不釋、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草創以立其質幹。討論以辨其意義。脩飾以酌其字句。潤色則仍其質循其意而字句之未雅者。則文采之也。鄭國之爲辭命、爲命二字提綱。下皆承爲字。必更歷也。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章義已完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補訂爲命之效。孔子言此蓋善之也。總結子言之意。是時子產執政草創討論修飾皆所優爲而備以潤色尾其後。此不自用而取諸人休休有容之量也。則重子產。亦是一局。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以政觀心。不專於寬。反襯正心字是惠字之骨。心惠字。然轉其心。惠則政之猛者亦惠則一。以愛人為主。以上註惠字之意。以下還人字之面。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似讓位之賢可言。立昭王。似立嫡之賢可言。而改紀其政。似立政之賢可言。亦賢大夫也。此上皆反襯。正襯彼哉字。然轉不能革其僭王之號。不知。辨分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不知尊賢。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不知防亂。則其為人可知矣。上三項是証其為人之劣。不可入夫子口氣。彼哉者外之之辭。言不足掛齒頰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在夫子前子西與夫子同時管仲則前夫子百餘年矣勿誤 人也猶言此人也。也字起下非贊美義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人也下自是欲言管仲之功然却從伯氏失位事借影其功此以虛徵實之妙也。故窮約食貼疏以終身齒貼沒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三百字下落二十五家為社三百謂三百社也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才以立功才即末節內註功字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德具於心德即首節註內心字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惠人言其心有仁德奪邑言其才能建功然且不足於聖學焉。言無德可言。無功足錄二子

西又何足與議乎外誤耶

是通章柱脚。在人善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書之本面。人之常情、書之界分。然人當勉其難。補足說上句之意。而不可忽其易也。補足說下句之旨。○此是就常人說。若夫君子、則貧賤不移、富貴不淫。抑且貧而樂富而好禮矣。何難何易之足云耶。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提本色作案。據下皆借形。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趙魏字、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反映滕薛 家老老字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反映大夫 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有諸侯之事。

大夫位高責重。有官守之責。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所以可為老。而短於才者也。所以不可為大夫。○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魯不以公綽為老、而以公綽為大夫。是舍其所可而用其所不可也。此正是魯君用枉其才不知人也。自支只借說個影子。楊氏則明言之。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推說到孔子。更是章外意。○內註解趙魏老滕薛大夫於前、而以可不可之義總繫於後。只完得章首孟公綽三字。所以省書氣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四子、皆魯人。子路亦卞人。而求則其友也。蓋即子路所習知者言耳。大夫、

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餘二人已見前言兼此四子之長總包上四句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註四項之長。是合衆長成一人之長。而又節之之字指上四項以禮和之之字亦指四項以樂使之也。禮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知勇藝材也。德備不欲德也。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此二句承上四項言衆長中有禮樂。中正貼禮和樂貼樂粹然無復偏倚貼禮駁雜貼樂之蔽。此二句承上文之句言禮樂能化衆長。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成字實義已備上文故此句直點。○此下意已備程註其意與胡氏合而難接下節內註故不詳註然亦之為言非其至

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旣答而復言也。此節意趣只在今字。旣答復言蓋上節以教子路此節以慨世風故節取耳。如此則胡註不必詳。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授命子路能之。見則未能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舊約即是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實總括三句。則雖其才知禮樂對照上節。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爲今人言之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註四長所以成人之實。須是合此四人之能遠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

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是上節亦此字分寸。若今之成人。是下節今字轉勢。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是下節亦字分寸。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反合此朱子意也。然正轢必廉靜之士。此朱子推斷語對下節轆字。且爲豈然伏案

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包註三項。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先註三厭字苦其多便惡其言笑取之多矣。反映三不字。事適其可。包註時言樂笑義取。則人不厭。正貼三不字。而不覺其有是矣。照上節三不字。是以稱之或過。倒照以告者過句。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應上節三不字。以上註完貫意。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但廉靜之士耳。疑未及此。此上五句先註文子不能然之實。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此二句為豈字乎字伏脈。故曰其然、豈其然乎。正照末句之面。蓋疑之也。

再釋末句之意。首節乎字、夫子、疑其、矯情、此節乎字、夫子、疑其之過情、疑字、可作通章之線。而要、皆、詐者過而益過耳。此章註俱是旁釋包註、宜玩其虛實擒縱之力。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曰所封、則魯君之邑也。非、仲可專矣。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此上、註求爲後之事。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此二句、推以防之心。以起、要字。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語、無上、言罪無上於此者。罪之大者也。從要君倒入。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此上論求後之義。而據邑以請、此貼以防之罪。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范註就以防上責其智之論。楊氏曰、武仲卑辭

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即以防之意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楊註就求後上責其意之逆。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並提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並揚作襯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並抑作反襯、主心字然轉入事字是正譎本位。桓公伐楚二公主盟、皆以伐楚見功。故註単以此事為証。仗義執言正字不由詭道。不譎字、猶為彼善於此以時考之。桓在前。文在後。白文卻先文後桓。則意在側文也。故註先桓後文。以起側責晉文之意。此文也主也、彼桓也賓也。白文兩句、宜側串、不宜對舉。文公則伐衛以致楚亦以伐楚為証。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譎甚則不正可知、二君他事心字是襯

說事字是正解此章只論事非論心也亦多類此上文単以伐楚作証故以他事包之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隱謂其事之隱藏非心也勿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此句總提下分兩案鮑叔牙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糾之兄奔莒此段小白奔案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亦襄公庶子小白之弟奔魯此段子糾奔案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証桓公字使魯殺子糾魯殺子糾而曰桓公殺桓使之也証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証死之不死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照忘心君害理照事讎不得為仁也心理仁也忍之害之則不仁矣此節意重末句若從子路口

中。敘上三句事跡。則冷末句意旨。故註先敘仲不死之事於前。而以子路問意歸結於後。此旁提順落之法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桓會諸侯不止於九故宜依左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假威力內。有多此殘虐事在。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以上。分註句義。以下。總註節意。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上節心安理得。方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指不以兵車。則有仁之功矣。是此處仁字分寸。子路言仁心之德也。夫子言仁愛之事也。註義自明。勿混作一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又字意。上章子路責重不死。此章子貢責重又相[illegible]好

勇而賜多智。故論仁、各因其所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明君臣之分。攘夷狄、嚴夷夏之防。皆所以正天下也。註匡字實義書重此句、故餘止註字。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上節、明仲、又相、之功。此節言、仲可以無死之義。其可以無死處、則在下面程註。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曰、桓公兄

也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立。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按兄弟之倫。明立長之義。糾以弟先兄。故當死。糾當死。則管仲可以無死。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可死則同謀名忽是也。此是陪意。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此是正意。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此上判仲無不死之罪。故錄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此上判仲設有當死之罪。則功難償罪。然則仲甞有相桓之功。而無當死之罪者也。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

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薦字補明與升之由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義備洪氏之註。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此是帶証。只重上註。○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援上節有三善焉。三善皆爲字義。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三者皆理所宜然順之則斐然成章矣。文子已謚貞惠文矣。夫子削貞惠不道而但以薦僎爲文。正謚法也。闡幽隱也。風薦賢也。語渾意厚。宜深味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道德言反襯而其才可用。正轉才以技能言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兩意相需苟無才靈何以善其用枉其用又何貴有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以上本義此下推說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內註但言能用人尹詩則闡滿奚喪之意。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首句則無必爲之志。抽入而不自度其能否矣。言題 之面。爲字 爲此旨

原於心。慙心之恥也。必爲心之所之。欲踐其言。之字指 豈不難

也。故註以志字度字抉出爲難之意。其言。

哉。此句點爲難之面。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秋絕筆

於是年春。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年七十一矣。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 又二年卒。

不敢忽也。註沐浴之告。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

而誅之況鄰國乎。此上先註弒君當討之義故夫子雖已告老伏從大夫之後而猶

請哀公討之。此註請討之而。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以末句意總註節意。意謂本節語渾故以代法圓之。弒君之賊法

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

。重讀吾字輕帶下六字。

邪便合怪而嘆之之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註首一句、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此上、註不可之意。故沮其謀此句註不可之面。而夫子復以此應之括註下二句。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圈外程註、設言可從討賊之易。胡註、推言不告而討之權。皆此章餘意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

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書重上句。故倒提犯字。方跌重勿欺意。醒此上註書意。而先後字點醒也字而字語氣。此上註書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上達　達、、、。上　下達、、

君子循天理之根故日進乎字高明字小人徇人欲之蟲故日

究乎　進、、下字。上下之始。分諸一間。

字汙下上下之達則邈不相及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爲字以心言朱子云用心之得失是也）得之於己也（指所學之知行）爲人欲見知於人也（亦指所學之知行）。程子曰（一人之言而註分內外註分說本義也外註至說言外意也）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爲己自能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爲人斷難爲己）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反魯時孔子年

六十八矣此註使人之也。故伯玉使人來也。此註使人之面。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與坐是敬使而此三字上承伯玉之使。下接伯玉之問。故曰因其主以及之。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先提寡過則其句之面。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省身克己是欲寡過常若不及是未能此註寡過句之意。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兩意相須善辭令而不知君子之心則為飾說。知其心而不善辭令則為鄙談。此｜｜是先旁註使乎句之義。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此貼使乎句之面。按莊周稱伯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非欲寡過也）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變化能遷善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此上實以伯玉之事乃使使言子言有個着落不然則以告者過夫子方疑伯玉之不暇矣又何使者之足嘉耶此段不列圖外蓋有此乃可償使言子言之意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章本係重出但下章有因上章類記之註故存此以備合題）

此艮卦之象辭也（大象之辭亦夫子之言也上下皆山故爲兼山艮）曾子蓋嘗稱之（稱述易言非自言也）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上章不謀政便是不出其位但上章位字以職位言此章位字則包盡現前時地）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

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心之所暢。過者欲有餘之辭。心之所貪。恥過皆以心言。○書中多謹言敏行之語。而意各有屬。此章意在恥字過字。故特註之。若照而字。則上是恥言之多於行。下是欲行之浮於言。互說以串而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實義也。註上論。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道節上節所言也。意旨在自字。故云謙辭。若以子貢道夫子。則正是能此三者。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此章是也。進學以知爲先。子罕篇是也。故夫子

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語上是進學之序。此章是成德之序。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此句提方人字面。雖亦窮理之事一揚。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一抑。二揚是影賢字。一抑是引不暇此上推方人功過以起下文。故褒之賢字而疑其辭乎哉字。復自貶我字。不暇以深抑之。末句總意。下二句緊承方人。皆不可呆說。此。○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道明之知。並德之行。皆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

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逆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以上分註字義以下合註語氣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以肖其氣一氣滚下○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不逆億誠也然未有誠而不明者先覺明也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亦一氣滚下所謂誠而明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反跌出抑亦之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此先旁斷一節語氣。以下、方分釋字義。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此上、分詁字義。此下、旁斷節意。聖人之於達尊照上有齒德。禮恭而言直如此。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理義之正。其警之亦深矣。當時只此兩種人。佞者務以悅人。固、又但知獨善。不佞不固此外別有地步在。畝雖齒長。尚未能見及此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卽是稱。德謂調良也。中度爲調。性馴爲良。○尹氏曰、驥雖有力。

其稱在德。本章喻意。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章外正義。正不必露出。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非謂襲老氏之書。謂其人殆老氏之流也 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緊承上句。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何以者無所以也。以德報則較上句不得其平。以怨報則較上句為逆。其施只一倒換。其勢必窮。非謂或人用情之不厚也。難在理外之情。故有必窮之勢耳。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先提愛憎取舍 愛憎以情言。取舍以事言。 一以至公而無私 不計

私怨。所謂直也。此三句倒。然以直報。於其所德者。亦先提句。未德字。則必以德報之。亦倒。然以德報。不可忘也。德不可忘。則怨宜忘之矣。此章怨字當淺看。文字說入不共戴之讎。則妨礙直字。宜辨、〇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此意是直字正義。叔向之舉讎。匿無正之怨若怨是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可見此嘆正爲子貢發。以其智足知聖而猶不盡知。故以此發之。非

慨世情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先連點白文上三句之氣此下乃分疏其義以起末句。此但二字擡動莫知自言其反己自修不怨二句循序漸進耳下學上達無以甚異於人即首節人字。而致其知也緻還莫知然深味其語意。然字轉引天知。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連人莫知來。而天獨知之之妙跌出知我其天句。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照首節發問句。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仍是個莫我知。○

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九字案。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照上句愬字。肆陳尸也。言欲誅寮。謂其愬行而子路將廢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道之行廢皆命。此是統論氣數。接末句意切而句趣。謝氏補明此句。則接末句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節。包一以曉景伯。以消其忿。安有勢矣。子路。以寬其意。而警伯寮耳。以懲其譖。上註節義。此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此上註節外義。伯寮用譖子路被譖季孫。信譖景伯嫉譖。夫子以一個命字遺盡情與境界已自超卓。末註更掃去命字。又進一解。所謂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其旨微矣。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世字無道而隱辟字若伯夷太公是也。統註賢者辟世。賢者二字。則冒四節。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邦國地也。辟此就彼。則非辟世之隱矣。

其次辟色、

禮貌衰色字而去。辟字

其次辟言、

有違言言字而後去也。辟字○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世以天下言。地以一國言。禮貌以交際言。言則以諫說言也。然非有優劣也。同是賢者、所遇不同耳、然遇不同而同歸於辟。賢者幾無棲息之所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起字有飄然不返之意。言起而隱去者、卽上章辟世。今指夫子時。七

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春秋書盟于石門蓋齊地也晨門掌晨啓門門有啓閉而獨曰晨門則就啓門放宿者之行名之耳宜來其宗義蓋賢人之獨善賢隱於抱關者也吏隱是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問所自之人非問所自之地也胡氏曰以上是朱子註上載字義晨書垂末句故集胡註發之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添一不字將下句襯入晨門故以是譏孔子此句正還末句之面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此二句旁推末句之意自之知字看孔子註則以知不知夾出晨門識見正映出聖人身[illegible]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書夔言擊石拊石。蓋七音易諧。而石獨主辨。磬音諧。則餘皆諧矣。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亦字緣上章言。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先提心字。易註未嘗忘天下。反映果字。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次貼末句旁註。則亦非常人矣。旁斷。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

莫己之己音己。餘音以。揭起列反

硜硜石聲。照上磬聲。亦專確之意。前篇註硜字。小石之堅確者。言其質也。此硜硜。言其聲。故曰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適其深之宜也。攝衣涉水曰揭。適其淺之宜也。此兩句衛風於衛地賦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

深之宜。贊意詩意註成一片。方切白文滚下景况。若另點詩辭。則隔神氣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其字指荷蕢者。果於忘世也。照上聖心未嘗忘天下。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欣戚與共。中國猶一人。痛痒相關。不能一日忘也。此圈句先補說聖人本心。故聞荷蕢之言。緊承上節。而歎其果於忘世。詳果哉二字其氣急。且言剖開方轉。其氣緩。人之出處若但如此指斯已之果。則亦無所難矣以此句反看則是聖人獨爲其難矣。果者固未足以語此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伏下註諸侯案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按今讀諒

爲梁、讀皆爲闇、從鄭氏也、則宜遵倚廬之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

百官聽於冢宰之面、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本節結出章意。○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子張非疑此也。此上、撤過三年之喪。此下、專釋不言之疑。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單 重

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冢宰、助君道以全子道。此國有大臣之效也。然而不可誤於任匪其人。則其憂倍甚。此又在人君明於任相、居憂之際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此句是則字適交非解上下正位也蓋禮達由於好禮分定由於禮達而易使之意已寓故民易使曰上則權勢所在使民亦所優為書意在易字易者有子來之誠有志勞之感皆禮中自然之效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本章之旨祇此一句包盡故提出单註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至則無可盡則無可加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矣註如此重頓正是養兩截轉勢也而子路少之總貼兩問故再以其充積之盛包脩己之敬自然及物者告之總括兩答無他道也仍繳歸脩己句此上統詳章意此下分註字義句義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

可以有加於此（所謂至盡）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結歸脩己。此下補註猶病之意）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皆百姓也）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此便仍是個敬心）若曰吾治已足（此便是不敬）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內詩只清理章意至脩己所以安百姓處則程註盡之）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言即篤恭而天下平之言）惟上下一於恭敬（總綱到敬字）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四句是說百姓安天下平氣象）此體信達順之道（體信致中也達順致和也）聰明睿知皆由是出（皆由於敬）以此事天饗帝（有天德方可語王道其要只在一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

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此上就原壤二字遡其生平而放於禮法之外句已爲中四句伏案矣。夷蹲踞也。俟待也。分註夷字俟字。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合註夷俟字。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包幼長老無一善狀。包不孫無述而久生於世。貼不死徒足以敗常亂俗。先註賊字之義則是賊而已矣。次點是爲賊之面。白文註意皆歸結此句。則是通章皆惡其賊世。非遺棄故舊也。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緊承上文而因以緊接末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註末句之面。若使無蹲踞然註末句之意。夷脛爲之也。叩脛則不[illegible]夷矣。○末句紀事故另註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未成人也。）將命謂傳賓主之言。（賓主之言、即命也、傳即將也。）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註益字之義。）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註者與之意。）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禮字是通章之主。）童子當隅坐（不當居位。）隨行。（不當並行。提此四字立案。）孔子言（入曰字口氣。）吾見（合註兩吾見。）此童子（貼兩其字。）不循此禮（居位則不循隅坐之禮、並行則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此上註完句義。）故使之給使令之役（此下推原節意。點將）

命之事。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推將命、蓋所以抑而敎之。正結將命之、、、意。非寵而異之也。反繳或人之問。

撮要下論卷之二終

